

## 忆范老：骊歌一曲意难分

○李彬（教）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送别》

知道老范快走了，可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除了天伦之爱，除了亲友之情，他也是带着对清华学子的深情挂念，带着对新闻事业的终生眷恋走的。

10天前，刚去北京医院看过他，道别的情景依稀就在眼前。音容宛在，而今已是天人永隔了。当时，老范坚持让护理人员搀扶着站起来，送我们到病房门口。我一步一回头，望着他熟悉的身影，一直站在门前，依依不舍的样子。哪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老范，是熟知范敬宜的各界人士往常对他的习称，也是不同一般的尊称。他喜欢这个称呼，“就叫我老范好了”他总是对人说。由于职业习惯，我称他“范老师”，正式场合用“范院长”。范院长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自2002年春天履任，迄今已经8年有余。清华的新闻学子爱叫他“范爷爷”，人民日报驻澳门记者站站长傅旭写过一篇报道，题为《清华有个范爷爷》。

8年多来，他像当年在新闻战线一样，兢兢业业履行院长的职责，短短几年就使清华新闻传播学科跻身一流。2009



李彬（右）与范敬宜先生（中）合影，左为新闻学院毕业生乔申颖

年，教育部权威机构对全国高校学科进行评估，清华大学名列新闻传播学前三甲。

老范慈眉善目，人缘一向很好，用一句有失尊敬的话说，“引车卖浆者流”也引他为好友。作为部级干部，老范配有专车，可他喜欢打的。他一些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就是在出租车上，同司机师傅闲聊得来的。以至于有时不免让人生疑：“如此鲜活的报道是真的吗？”

一次，他从清华打车回家，同司机聊了一路。到门口时，司机望着“部长楼”，困惑地看看身边的老范，然后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原来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老范提起此事就开心不已：“人民群众的语言多么生动！”

老范生前极尽荣光。国庆60周年时，他又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阅兵。而他随身带的钱包

里，终年夹着的一张照片却是当年“落难”时，同辽西父老乡亲的合影。2008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范敬宜文集》第一卷，他选用的照片也有这张。

难以想象，如此平易和蔼的老头儿，却是出身名门，家学渊源。1931年，老范生于苏州吴县，是范仲淹的第28世嫡孙。父亲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与邹韬奋同班。母亲也是书香门第，曾师从章太炎、吴梅，工诗词，擅音律。外祖父为晚清举人，是新式学堂苏州草桥中学，即今天苏州一中的首任校长。2005年，《中华儿女》杂志发表文章《新闻大家——范敬宜》，开篇写道：

范敬宜，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他满怀才情、半生坎坷：幼年失怙，由母亲、姑母一起抚养长大；他自幼体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学，却以一年的小学学历，神奇般考上大学（先入国学重镇“无锡国专”，1951年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引者注），并达到了诗、书、画三绝的佳境；他20岁大学毕业瞒着家里只身前往东北，与夫人相遇并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26岁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到最贫困的山区，直到49岁时才回到热爱的新闻行业……

此后故事，渐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先从《辽宁日报》副总编辑调任国家外文局局长，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散文家梁衡，2008年写了一篇《饱学与忧心——读范敬宜》，将他同两位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一位是其先祖范仲淹，一位是新中国初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

“《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忧后乐’已千年，我身边亲历亲见，能躬行其道，又发之为文的新闻高官，唯老范一人。”

老范半生坎坷，历经磨难，可他从不将自己的得失荣辱挂在嘴边，而总以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自我砥砺。新中国50周年华诞前夕，他在《人民日报》发文《〈岳阳楼记〉我心中的灯》：

这篇千古名文，就像一盏明灯陪伴我走过了大半生崎岖不平的生活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逆境，跨入顺境，好事接踵而至，难免喜形于色。当我被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时，马上写信向上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报喜，信中自谦地说：“多年荒疏，深恐难负重托”，本以为能使高堂高兴一番，不料母亲的回信却是：“我觉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我劝你一句话：位高坠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好心凉。冷静下来想想，母亲的话还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宠辱不惊，不要在顺境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这番话，我至今难忘。

也许，正是这种超越自身、放眼天下的情怀，使他无论身处何地，总是葆有平和、冲淡的心境。虽说当年曾由锦衣玉食跌进粗茶淡饭，从钟鸣鼎食落入茅屋草棚，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好，用他自己的话说，连感冒都很少得。

谁料2007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若

## □ 师友情

不是发病那天他的司机恰好在场，说不定当时就走了。去医院看他，老范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时候体弱多病，家人请算命先生卜过一卦，结果说了两点看来还都应验了。一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向北发展”，一是说他76岁时会有一劫，也就是2007年。

此后，老范的身体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仿佛同医院结了缘似的，一会儿住院，一会儿出院，今年5月更是查出绝症！这个凶信，我是在他走前一个月才知道的，当时还在保密，包括对他本人。骤闻此讯，心中愁云惨淡，一直郁结不散。

我2001年调入清华，就同老范打交道，学院成立后更辅佐他8年多。2001年，学校批准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年校庆之际正式建院。为了提供更加自由的成长空间，清华也恰从2001年推行本科生转系制度，而试点就在新闻传播学院的前身人文学院传播系。于是从全校二年级学生中招收了一个新闻学转系班，35位同学，来自16个专业，最是符合新闻教育的多学科背景。我来清华任教，适逢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组建，便请缨担任了班主任。

这个“黄埔一期”成立后，进行了一周的开班教育，邀请3位名家，对学生进行专业启蒙，第一讲就是老范。他来那天异常炎热，教室没电扇，没空调，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台小电扇，放在讲台边，老范就站着一气讲了两三个小时。说实话，我后来没少听他讲话，但感觉好像都没有那天那么神采飞扬，一气呵成。了解老范的人知道，他的文章可入经典，而他平时不善言辞。

当日旁听的研究生刘鉴强，本是慕名而来，只想随便听听，结果听个开头，就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向身边同学借来纸笔，边听边记，后来整理成文，刊发于《新闻记者》杂志。讲座后有问答环节，出身英语专业的陆娅楠问道：范老师，如果有来生，您最想做什么呢？老范沉吟片刻：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最想当记者、干新闻。《新闻记者》刊发刘鉴强的文章时，就用这句话作标题——“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从此，这句话便成为一届届清华新闻学子的座右铭。

这场“如有来生，还做记者”的讲座，在清华校内网上好评如潮。正在物色院长人选的校方，由此开始同他接触，从而玉成此事。在一篇《纪念新闻教育家范敬宜》的文章里，我对老范的清华8年做了如下概括：

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八年多时间里，范敬宜同志为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确立了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基石，为新清华、新百年的新闻教育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使年轻的学院短短几年即以跨越式发展跻身一流。与此同时，他还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开新课、办讲座、批作业、带学生，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在他心里，新闻学科、新闻教育、新闻研究等归根结底都在于培养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输送新鲜而健康的血液。在新闻教育方面，他不仅为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铸就了精神与灵魂，而且也为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在近百年的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以一

流新闻人而献身新闻教育的大家代为不绝，包括中共秘密党员、一代名记者邵飘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创立者、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和《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台湾世新大学的奠基人、一代报人成舍我等。范敬宜当之无愧地名列其中，在新闻教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华8年，他除了确立学院的大政方针，把握办学的政治方向，主持重大的学科建设，还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多门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包括新闻评论、记者素养、新闻中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每次开课，他都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撰写讲稿，即使多次讲授的课程，每次开讲前依然不断修订、补充，讲稿周边往往写下密密麻麻的增订内容。对每位学生的作业，他同样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批阅，直到因病离开讲台。

清华的遗产凝聚在一些经典的话语里，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同样，老范留给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遗产也聚集在一些名言中：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学习好比吃饭，要靠五谷杂粮，不能只吃维生素片；不要只盯着眼前巴掌大的地盘，而要放眼960万平方公里……

如今，聘请名流做院长似乎相沿成风。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听到类似探问：“老范在清华怎么样？是不是也挂个名？”每次听到这种议论，我都忍不住为老范一辩。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院长，审时度势，燮理阴阳，而且是难得的老师，

教书育人，全心全意。他对每门课、每堂课都全力以赴，用心备课，认真授课，还一篇篇批改作业。说实话，我们这些多年的教书匠，有时都自愧不如。

一次，我劝他，你年事已高，需要应对的事又很多，批改作业一类的事情就让助教去做吧。要知道，老范的助教里，包括现任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周庆安博士、《经济日报》副刊部文化新闻编辑室副主任乔申颖等，水平绰绰有余。不过，他当时讲了一段她母亲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时时引以为训。

老范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小时候，他记忆最深的情景之一，就是每晚母亲桌前的灯光与母亲备课、批改作业的身影。一天晚上，母亲又是挑灯熬夜，弄得很晚。他已睡了几觉，醒来看到母亲还在伏案工作，就唤母亲早点休息。说了一遍，母亲没有反应，再说一遍，还没反应。不知说到几遍时，母亲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床前，把他的被子一下掀了个精光，呵斥道：催什么！明天学生还等着我的批语呢！

老范走了，学生将他的批语晒到网上，珍贵可比“文物”。看到他点评的作业照片，不少人惊叹：一行行清秀、雅洁的行楷，标注着对学生作业的意见，也体现着为人师表的用心。学生说道：“真是‘总编辑手记’啊。”

老范对学生的关心、爱心、热心，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点点滴滴，一言难尽。2005年春天，当我将大二学生李强的《乡村八记》交给他时，他的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怀着惊异的心情，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李

## □ 师友情

强同学这篇农村调查报告，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老范一边写了千字评语，一边逐字逐句修改一些差错。后来的故事由于媒体报道广为人知：先是老范将《乡村八记》送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为此亲笔复信，接着《人民日报》刊发温总理复信，以及《乡村八记》第一记《二姨家的收支明细账》，各家媒体围绕这个话题而形成报道热潮。2007年，李强师从老范，攻读研究生，2009年毕业，成为《人民日报》记者。如今，温总理复信中的一段话，已经镌刻在清华新闻学院的门厅：

“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而这，也正是老范新闻人生的精彩写照。

老范既是痴心不改的新闻人，又是家学渊源的文化人，诗、书、画均称擅长。2009年国庆60周年期间，我给老范打电话，想见见他，聊聊天。他欣然应允，约在他家附近的清香林茶社，那是他接待各路人士的固定“据点”。

一见面，他就掏出一卷赠我的书法作品，打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我向他索求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此事在他健康时提过，已经过去几年，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我早不抱希望，也不忍再问。没想到今日竟有如此收获。细看落款，居然是头天晚上刚写的，似乎心有灵犀一般。

《岳阳楼记》自是千古名文，书法也属当世一绝。最令人击节叹赏的，还有老范的题跋：

“先祖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良将，在庙堂为贤

相，在文坛为大家，所撰《岳阳楼记》光昭日月，传诵千古，诚可谓不朽之人，不朽之文。”

今年重阳时节，登高望远之后，我又细细欣赏了一番这幅佳作，再次叹服：诚可谓不朽之文，不朽之人，不朽之跋呀。

半个月后，去医院看他，也谈起字与跋。那天，在北京医院宁静、宽敞的病房里，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学生。其间曾想告辞，让他休息，他还不让走：“再说一会儿，再说一会儿。”那样子，就像憨态可掬的孩子。

我知道，老范最挂念的是学生，最想听的是学生的事情。于是就挖空心思地想，谁谁谁又受了什么表彰，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听到这些事情，他总是很高兴。我还拿起他床头的《人民日报》随手一翻，就有几位清华学子采写的报道：陆娅楠、左娅、曹树林、廖正军……其间，陆娅楠正巧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问他晚上想吃什么，下班后给他做了送来。老范提起来喜滋滋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道别时，他站起身，走了几步，让我们看看他的状况，便又坐回床上。想到他的病情吉凶难卜，我强忍着泪水，握住老范手臂，叮嘱他多多保重，有机会再来看他。

11月13日下午两点多，我乘班机回京，刚一落地，就接到“范院长中午去世”的噩耗！路上，不断接到学生、同事、师友的电话、短信：

得知范爷爷去世的消息，很是悲伤……老师想必更加伤心，请老师节哀。

第一场冬雪中惊闻范老去世，天地苍茫，深深怀念。



……

清华新闻学院师生络绎吊唁，熊澄宇教授给老师群发邮件：

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坚忍，老子的深邃，庄子的豁达，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者，范老是也。

2009年学院毕业的新华社记者周劼人，采写了新华社通稿《网悼“范爷爷”：大学生敬爱什么样的高校“官员”》。事后说道：一晚上，真的是边写边哭，无法继续。……从来没在这样的状态中写过稿子。

老范在讲新闻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时，爱引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

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的新闻人生功德圆满，犹如诸葛武侯的三分天下，定鼎蜀中。而他在新闻教育领域的追求却似未竟之业，好比六出祁山，一统中原。每念及此，怎不黯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略感欣慰的是，就在他逝世前几天，清华刚刚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推荐他为“中国新闻教育贡献人物”。在他一生的诸多名衔里，这个奖项既是对他在新闻教育方面实至名归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代新闻大家的最后礼遇。

（原载《新闻记者》2010年第12期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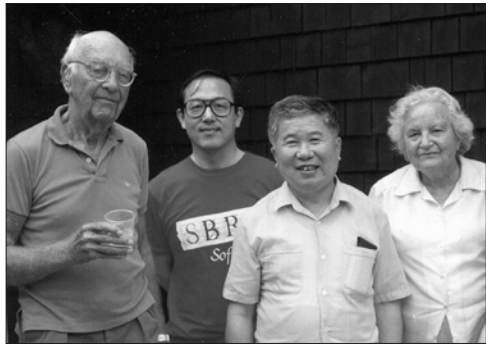
## 我所认识的费正清和费慰梅

○奚树祥（1958建筑）

1981年，我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邀请，由教育部专家局派出赴美工作。在华盛顿，我就职于一家服务美中贸易的半官方机构，从事翻译编审，除了替一些美国商界或政府官员翻译名片上的汉译名还有点意思外，此外全无兴趣。

半年后，正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的清华建筑系关肇邨先生到华盛顿来参观，当他知道我学非所用时感到很可惜。他回到波士顿几天后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帮我联系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嘱我去波士顿约谈。

我第二天就赶往波士顿。关先生住在剑桥市Montgomery st.的一栋私宅顶楼，我就在他住处挤住一晚，关先生煮了一



吴良镛先生（右2）于1988年在哈佛大学作短期访问，由奚树祥（左2）陪同拜访了费老夫妇

大锅西红柿洋葱牛尾汤招待我。次日去SBRA公司接受约谈。这是一家已有100年历史，在美国颇有名气的老建筑师事务